

孟凡人
黄振华

主编

李松茂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回族史指南

中国边疆·民族历史
研究指南丛书



黄振华
孟凡人

主编

中国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指南丛书

李松茂 著

回族史指南

责任编辑 石晓奇
特邀编辑 范秀传
封面设计 谭国民
版面设计 乔 燕

2115/28 US
中国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指南丛书

黄振华 孟凡人 主编

回族史指南

李松茂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政编码 830001)

北京通县大中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印张 5.375 字数 115 千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228-03235-7/C·33 定价 126.00 元(册 18.00 元)

序

值《中国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指南丛书》出版之际，略记实感数语以为序。

中国边疆地区的总面积逾 500 万平方公里；中国 50 多个民族聚居在边疆地区。这两个数字既足以说明中国是地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也足以昭示中国边疆与中华民族的渊源血脉。中国古代自夏起，遍覆于中土的民族相继将其活动空间渐推渐远，其与繁衍于边陲的民族一道，为奠定边疆之基而代代经营，几无一息之停，终在清代渐臻成效。近代前后，桀骜列强尝啖中国疆土，边疆地区首罹其难，边疆各族人民塞敌路、御外侮，血染边陲，在反侵略斗争中显示了国土不可裂、民族不可辱的英雄气概。今天，边疆各族人民以高涨的热情接受改革开放的洗礼，更以辛勤的劳动使边疆播发着文明的气息。历史证明：中国边疆与中华民族休戚与共、相系始终，可谓二位一体。因此，把中国边疆与中国民族的研究结合起来是完全必要的；作为这种研究成果的本部丛书以“中国边疆与民族”命名也是不难理解的。

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的方针，彻底结束了边疆地区闭关绝俗的历史。边疆地区在经济和政治改革中的地位日显重要，在对内搞活、对外开放中的作用日见突出。人们有理由注视中国边疆和中国民族历史文化的现状和未来，而这种注视，自然不是以凝滞的而是以历史的眼光。这是因为，历史的魅力在于能以深沉和凝重的理性指示社会发展和民族进步的路向，启迪人类的智慧。就中国边疆而言，它作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系统，倘若掌握其发展规

律和奠定其金汤永固之基,则必须认识其形成、演变和祸福倚伏的历史;就中国民族历史文化而言,它作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倘若使其发挥稳定社会、凝聚力量、振奋精神的巨大作用,则必须借鉴其精华、弘扬其优秀。总之,于中国边疆和中国民族历史文化,唯深知其历史所缘起,才能领悟其当世所滋延、预见其未来所究竟。也就是说,唯尽窥颠末,才能互证得失——历史与现实是相通的。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我们才编辑这部丛书并将它推向社会。它将从中国边疆和中国民族历史文化两个方面展现中国悠久历史的若干画面。

丛书的每一册为一个专题,分别由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发表过相应力作的专家撰写。撰写者就专题内容,阐其新意、述其旨要,足以成为打开该知识领域大门的一把钥匙;同时,撰写者还在专题主要内涵的前后,分别论述该专题的研究概况和介绍在研究该专题时所必备的资料,为有兴趣的读者深入研究该专题提供了便利。我们相信这部丛书会吸引国内外更多的读者。

这部丛书的组织与审稿,曾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史金波、马大正、卢勋、邢玉林、杨保隆、蔡家艺、白滨诸研究员的倾力参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和民族研究所的大力支持,出版工作则历尽艰辛坎坷、一言难尽。幸承新疆人民出版社慨允,作为他们精心组织的“边疆文库”的一个组成部分予以出版。在学术著作出版颇难的今日,他们扶持高品位学术著作出版的决心实在难能可贵,尤其是该社陈重秋、李春华、石晓奇诸先生的鼎力玉成,才使丛书付梓在即。我们愿在此向所有关心这套丛书的人们,以及诸位作者的理解与宽容,表示由衷的感谢之意!

主编共识
1995年2月

目 录

第一编 历史概述

一、古代回族(1840 年以前)	(2)
(一)族源和族称	(2)
(二)元代回回	(5)
(三)明代回族的形成	(11)
(四)清代前期和中期的回族	(17)
二、近代回族(1840—1919)	(23)
(一)十九世纪后期回民起义	(23)
(二)回族的反侵略斗争	(27)
(三)回族的民主主义觉醒	(29)
(四)辛亥革命和护国运动中的回族	(30)
三、现代回族(1919—1949)	(33)
(一)“五四”运动和回族的新觉醒	(33)
(二)反帝反封建洪流中的回族儿女	(35)
(三)《南华文艺》事件	(37)
(四)红军长征和豫海回民自治政府	(39)
(五)回族在抗日战争中	(40)
(六)海固回民起义和甘南暴动	(42)

(七)回族为全国解放而奋斗	(44)
(八)近现代回族文化教育	(47)

第二编 史料简介

一、综合资料	(51)
二、古代史料	(52)
(一)族源族称史料	(52)
(二)元代回回史料	(54)
(三)明代回族史料	(57)
(四)清代前期和中期回族史料	(60)
三、近代史料	(63)
(一)军事政治史料	(63)
(二)云南回民起义史料	(63)
(三)西北回民起义史料	(66)
(四)辛亥革命前后的回族史料	(67)
四、现代史料	(70)
(一)“五四”运动中的回族史料	(70)
(二)中国共产党成立至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回族史料	(72)
(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回族史料	(76)
(四)西北马家军阀资料	(80)
(五)地区回族史资料	(84)

第三编 研究综述

一、综合研究概况	(91)
二、古代回族研究概况	(95)
(一)族源族称研究	(95)
(二)元代回回研究	(98)
(三)明代回族研究	(104)
(四)清代前期和中期的回族研究	(109)
三、近代回族研究概况	(113)
(一)回族反侵略斗争研究	(113)
(二)云南回民起义研究	(114)
(三)西北回民起义研究	(117)
(四)辛亥革命时期的回族史研究	(122)
四、现代回族研究概况	(123)
(一)“五四”运动和大革命时期的回族史研究	(123)
(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回族史研究	(125)
(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回族史研究	(126)
(四)关于西北马家军阀的研究	(128)
(五)关于回族经济史的研究	(130)
(六)回族和伊斯兰教关系的研究	(132)
(七)地区回族史研究	(139)
(八)回族史研究的展望	(148)
附录 回族自治地方简表	(151)
后记	(152)

第一编 历史概述

回族是我国分布最广的少数民族,从新疆到西藏,从黑龙江到海南岛,从城镇到农村,都有回族居住。周恩来总理说:“回族散布到全国,没有一个省没有回族,几乎没有一个县没有,可靠的是三分之二以上的县都有”(《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人民出版社,1980年)。据1982年统计,回族人口720多万,在我国少数民族人口中仅次于壮族,居第二位。回族自治地方,有宁夏回族自治区,昌吉、临夏回族自治州,焉耆、门源、化隆、张家川、大厂、孟村回族自治县,以及和其他民族联合的大通、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广布新疆、青海、甘肃、河北、云南、贵州等地区。回族自治地方分布的广泛,显示了回族分布的广泛。

回族的来源可以上溯到唐宋时期,回族作为我国一个民族的历史,开始于元代。无论是唐宋或元代,我国都已是发达的封建社会,因此,回族一开始即处于封建阶段,有发达的经济和文化,涌现了众多优秀人才,以生机勃勃的面貌活跃于中华大地上。和满、蒙、维、藏、彝、苗、壮等族比,回族历史较短,但地域分布广泛,研究者收集资料困难,学习回族史的人,首先要了解回族这个特点。

回族和伊斯兰教有密切关系。不了解伊斯兰教就不能了解回族历史传统、难以把握其民族特征,甚至不能深入理解其经济、文化、政治和一些人物的活动。入回族史门的同时,必须踏入伊斯兰教知识的门槛,学习一些准确的、得之于伊斯兰教

5(-)3

经典和权威著作上的知识。历史上长期将回族和伊斯兰教(归称“回教”)等同是错误的。研究回族史既应注意到回族和伊斯兰教的联系,亦应注意到其区别。

回族史是中国史的一部分,同整个中国的历史一样,也分为古代、近代和现代。而研究回族史同研究其他民族的历史一样,首先须从族源和族称开始。

一、古代回族(1840 年以前)

(一)族源和族称

回回最早的来源,是唐宋时来中国东南沿海经商的阿拉伯、波斯穆斯林“蕃客”。他们侨居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城市,有自己的住处“蕃坊”,有管理其事务的“蕃长”,有些人卒葬中国,广州和泉州有蕃客墓地。宋代有“土生蕃客”,甚至有“五世土生蕃客”。从元代初期这些人成为中国回回的一部分,称“蕃客回回”,代表人物是蒲寿庚家族。蒲氏先居广州,后移泉州,元代达到鼎盛。“蕃客回回”又称“南蕃回回”,因经南洋而来得名。“南蕃回回”也有南洋当地的穆斯林。有些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商人先寓居南洋,后再来中国。

十三世纪上期,成吉思汗开始西征,到其孙旭烈兀 1258 年攻下黑衣大食首都巴格达时,历时四十余年。其间大批西域回回东来,大部分是军士、工匠,也有妇女、儿童、商人、学者、上层人物等,总数达几十万之多。这些人构成以后中国回回民族的基础。我国回民常自称“西域回回”,其原因在此,今天津还有一处回民食品店称“马记西域斋”。“西域回回”人物最著名的是赛典赤赡思丁。他原是中亚布哈拉人,来华后先在大都,后到川、陕、滇任平章政事。

唐朝平定安史之乱时，有大食兵参加。据《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史略》（马通著，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中说，穆夫提门宦创始人马守贞的祖先，“系助唐平安史之乱的大食兵，落居陕西长安仓门巷。宋时因犯罪被逐放青海西宁”，以后马守贞被“逐出西宁，发落于甘肃临洮”。这些人当然也属“西域回回”，但这类资料很少，只是西北地区流行不少传说。

宋代，有占城（今越南中、南部一带）穆斯林渡海来到中国海南岛落居，今海南三亚回民即其后裔。他们至今有自己的内部语言，和保留有使用波斯、阿拉伯语遗迹的其他地区回民不同。明初，苏禄王（今属菲律宾）来中国通好，回国途中卒葬山东德州，其妃、子、仆从留下守墓，后来发展成一个自然村。这是中国回族来源中有南洋穆斯林成分的可靠证明。

中国回族族源中还有宋时住于开封、元时被称为“青回回”或“蓝帽回”的犹太教徒。他们因和穆斯林一样不吃猪肉，信仰的先知有的和伊斯兰教相同（如摩西、大卫等），他们的经典《旧约》亦被伊斯兰教信奉，平时以青布或蓝布缠头，因此，元初以后被称为“青回回”或“蓝帽回”。后来有的融合于回族中，尽管人数不多，也是回族来源的一部分。

以上是中国回族族源的外来成分。但只有外来成分仍难以形成回回民族。回回形成为中国的一个民族，还靠吸收国内固有居民成分，其中主要是汉族、维吾尔族、蒙古族等。吸收汉族的主要方式是通婚。回回刚来时以男子为主，要在中华大地定居，就要结婚。由于主要和汉族杂居，所以通婚主要对象是汉族，回男娶汉女成为回汉通婚的主要形式，由此回回中融进了大量汉人血统。回回中吸收维吾尔成分比较自然，因都信仰伊斯兰教，风俗习惯相同；维吾尔在内地居住久了，多数就成

了回回；清代遣发东北的一些维吾尔人，都融合进了回回。还有，回回从西域东来时就包括回鹘成分，这是对维吾尔（畏兀）成分的最早吸收。吸收蒙古成分，是因为元代蒙古人有不少信仰伊斯兰教的，如唐兀（原西夏地）一带，有些蒙古穆斯林后来成了回回。今阿拉善旗、青海湟源，还有蒙古人信仰伊斯兰教，不过仍保留蒙古族成分就是了。回回早期历史和蒙古有密切关系，回回中吸收蒙古成分是正常的。此外，青海化隆卡力岗地区，通过信仰伊斯兰教，一些藏民成了回回（称“昔藏今回”），这已是清代前期的事。其他地区通过和其他兄弟民族通婚，吸收了一些其他民族成分。回族是外来成分和中国国内固有居民成分融合发展形成的。回回发展壮大的过程，伴随着对其他民族成分的吸收。

回族的族称“回回”一词，始见于北宋沈括《梦溪笔谈》一书。书中有一首“凯歌”：

旗队浑如锦绣堆，银装背嵬打回回；

先教净扫安西路，待向河源饮马来。

学者们认为，歌中的“打回回”是指打回鹘，是“回回”一词在我国文献中首次出现。十一世纪晚期，沈括在今陕北一带延路任职，“制数十曲，令士卒歌之”，鼓励边兵作战。晚年写《梦溪笔谈》时，将记得的几首写下来，上面即其中一首。沈括说凯歌“皆市井鄙俚之语”，以便于士兵歌唱，“回回”即“回鹘”的转阴、大众语。“鹘”字难认、难写，和“回”字音相近，“回鹘”就读成、写成了“回回”。这种变化可能先从民间开始，沈括把它写在凯歌中，记录在《梦溪笔谈》里保留下来。

断定“回回”是“回鹘”音转，还可从南宋成书的《黑鞑事略》中得到证明。书中反复提到“回回”。说蒙古当时的四个相

中一个“曰镇海(回回人),专理回回国事”;说“鞑人本无字书,然今之所用则有三种。行于鞑人本国者则只用小木,长三四寸,刻之四角……。行于回回者则用回回字,镇海主之。回回字只有二十一个字母,其余只就偏旁上凑成”;还说“燕京市学,多教回回字”。没有疑问,这里说的“回回字”即回鹘文。“回回”为“回鹘”转音,至为明显。成吉思汗以回鹘文为早期蒙古文,称回鹘蒙古文。书中还提到“回回国贡来”葡萄酒,“回回百工”、“回回诸种”。可见,不仅回回即回鹘音转,而且南宋时“回回”一词含义比北宋扩大,除仍指回鹘外,还包括葱岭内外的民族和地区。沈括写《梦溪笔谈》后一百多年,至《黑鞑事略》成书,中国人关于西域的知识丰富了。

元代统称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为“回回”。“回回”一词和“穆斯林”(伊斯兰教信仰者)同义。回回中有“西域回回”、“南蕃回回”,以及和穆斯林习俗、信仰诸多相同的“青回回”等。“回回”和“回鹘”含义分开,前者泛指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后者指今天的维吾尔族。

明代,回回形成我国的一个民族。“回回”一词除仍指伊斯兰教信仰者外,还指我国的回回民族和这个民族的成员。

(二)元代回回

元代是回回民族开始形成的时期。元代回回开始扎根于中华大地,其特点是大流动、大分散、大组合。《明史·西域传》说:“元时回回遍天下”,说明其数量之多、分布之广。宋末元初周密在其所著《癸辛杂识》中说:“今回回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同时代的郑思肖在《心史》中以佛教语言记述回回的宗教活动:“回回事佛,创叫佛楼,甚高峻,时有一人发重誓,登楼上大声叫佛不绝”,说的是穆斯林召唤礼拜。元《至顺镇江志》

记载镇江路回回人口为诸色人之首，仅次于汉人。元代来中国旅行的北非穆斯林伊本·白图泰说：“中国各城市都有专供穆斯林居住的地区，区内有供举行聚礼等用的清真大寺”，“穆斯林商人来到中国任何城市，可自愿地寄宿在定居的某一穆斯林商人家里或旅馆里”，他在许多城市受到兄弟般的欢迎和招待（《伊本·白图泰游记》，马金鹏译，宁夏人民出版社）。著名意大利旅游家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记载：押赤（昆明）“城大而名贵，商工甚众。人有数种，有回教徒、偶像教徒，及若干聂思脱里派之基督教徒”（《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译本，中华书局版）。可见当时的回回遍中国。

回回分布如此之广，和宋末元初的战争有关。大批回回作为军士参加忽必烈统一中国的战争，“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元史·兵志》），战争停息后，“随处入社，与编民等”（《元史·食货志》），转业为民。由于战线辽阔，回回分散各地。回回善于经商，在中西交通大开条件下，许多西域回回商人东来中国也促成回回的广泛分布。元代许有壬《西域使者哈只哈心碑》记载：“我元始征西北诸国，而西域最先内附，故其……大贾擅水陆利，天下名域巨邑，必居其津要，专其膏腴”。元代回回政治地位优越，很多人到各地做官，一个回回做官，一批回回跟随，增加了回回向各地的移居。陕甘是西域回回进入中原和西南的通道和重要屯田区；云南是忽必烈包抄南宋后方和南进南洋的基地，许多回回到达那里。陕甘和云南在元代初步形成为回回集中地区。

元代政治地位突出的回回人物，世祖朝有阿合马和赛典赤赡思丁。阿合马至元元年（1264年）为中书省平章政事，一度为左丞相，当政十九年，世祖“专以财赋之任委之”（《元史·

阿合马传)。他“多智巧言，以功利成效自负。可汗试以行事，颇有成绩。由是奇其才”，“可汗求财货，阿合马辄有法应之。由是擅权，专横益甚，任意处分一切高位，擅杀其视与己为敌者，受其害者为数甚众。朝中官无大小莫敢触其锋，妇女之美者莫能避其欲，辄用种种方法以达其愿。子二十五人，皆据要津，以贪渎而获资财无算”，“结怨甚众，人心愤恨”，结果被杀(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上册，中华书局版)，《元史》将其列入“奸臣传”。赛典赤赡思丁与阿合马大体同时，但有德政，在中书省和陕西、四川行中书省任平章政事时，理财有方，得到褒奖；以后出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划设州县，兴修水利，发展生产，提倡文教，协调民族关系；在授学田、建孔庙的同时也修清真寺，有功于云南发展、及云南和祖国内地联系的加强，是元代有作为的政治家。赛典赤赡思丁孙伯颜，元世祖晚年被任为平章政事，成宗即位后仍留原职，主持中书省事，列中书平章首位，后因拥戴阿难答(安西王，元世祖孙，笃信伊斯兰教)受累。成宗朝的中书省宰臣除伯颜外，还有伯颜察儿、阿里、阿散、阿老瓦丁、木八剌沙、忽都不丁、迷儿火者；以后历朝亦多有回回任职。任职行中书省的，岭北行省有马速忽、忻都、阿散、马谋，辽阳行省有阿老瓦丁、阿散、赛甫丁，甘肃行省有麦术丁、合散、兀伯都剌，云南行省有赡思丁、纳速拉丁、忽辛、马速忽、忽先、沙的、雅古伯(别)、怯烈、赛阳。河南、陕西、四川、江浙、江西、湖广行省亦有。各省中以江浙行省最多，十四人；江西行省次之，十一人；云南省臣九人中六人为赛典赤赡思丁家族(以上据杨志玖《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元代是回回政治上很活跃的时期。

元代回回商业活动很著名，任江西行省参政、左丞的蒲寿

庚，保持强大商业地位，恢复东南沿海贸易，使泉州港于元代达到极盛。他建的望海楼，解放后仍有遗迹可寻；他当年的花园、棋盘园，至今人们能指出其地址；泉州流传有关于蒲寿庚的种种传说。《癸辛杂识》续集记载：“泉南有巨贾南蕃回回佛莲者，蒲氏之婿也，其家富甚，凡发海舶八十艘。癸巳岁殂，女少无子，官没其家资，见在珍珠一百三十石。”回回商人经营的传统货物是珠宝和香料，佛莲经营珠宝，蒲寿庚家族经营香料。他们分别是这两种经营的代表。今泉州市区东南角有“聚宝街”，是当年回回商人、穆斯林“蕃客”经营珠宝的遗迹。陶宗仪《辍耕录》中记“回回石头”，说“回回石头，种类不一，其价亦不一”，有“红石头”、“绿石头”、“猫睛”、“回回甸子”等，并描述其特征。蒲寿庚的一部家谱解放前在福建经营香料业的蒲振宗家发现，振宗自认是蒲寿庚后代，仍经营祖传的行业。除东南巨商外，还有从西域来的许多巨商，在上引《西域使者哈只哈心碑》中已说明了大概。《多桑蒙古史》记载：忽必烈禁用断喉法杀羊，强迫推行蒙古俗剖腹法（穆斯林不吃血，用断喉法以使血液全部流出），致使“伊期兰商人不复至中国，例献之物因缺，而其货物所纳之关税因无所得，忽必烈乃收回其禁令。”可见回回商业活动对元朝财政收入关系之大。元代回回政治地位优越，和他们的商业理财活动有关。

元代回回农业活动，从探马赤军“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时就开始了。以后“随处入社，与编民等”，多数转业为农。由于“屯聚牧养”，回回经营农业一般兼营牧业，饲养牛羊，有的以牧为主。元代河西、云南、江南以及河南、山东都是重要的回回农垦区，回回为这些地区农业发展做出了贡献。回回牢固扎根中华大地，和到处从事农业有关。回回商业活动可

上溯到唐宋时期东南沿海的穆斯林“蕃客”，农业活动开始于宋末元初回回军士的“屯聚牧养”，同样有了悠久历史。

元代回回的科技、工艺也很发达，著名的“回回炮”可作为代表。《元史·方技传》说：“亦思马因，回回氏，西域旭烈人也。善造炮，至元八年与阿老瓦丁至京师。十年，从国兵攻襄阳未下，亦思马因相地势，置炮于城东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机发，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宋安抚吕文焕惧，以城降。”这是一种机械发石的炮，又称巨石炮；因攻襄阳显示威力，又称襄阳炮；因系西域来的阿老瓦丁、亦思马因所造，又称西域炮。回回天文历法亦发达，“至元四年，西域札马鲁丁撰进万年历，世祖稍颁行之”（《元史·历志》）。现已不明白“万年历”的具体编制，但知其相当准确，故名“万年历”；札马鲁丁还造七种天文仪器，《元史·天文志》载有七种仪器的名称。回回历法在中国长期使用，元代有回回司天监，明代设有回回历专科，直到清初回回历仍然使用。元大都（今北京）的营建，表现了回回建筑工艺的高超，西域大食国人也黑迭儿丁于中统元年（1260年）掌管茶迭儿局（即土木工程建设总管），中统四年（1263年）奏请修琼华岛（即今北海公园前身）。以后又统颁诸色人匠参与规划、修建大都宫殿，至1274年完工，他的卓越才能受到朝廷褒奖。他儿子马哈马沙承袭他的职位，孙子和曾孙也曾掌管茶迭儿局。也黑迭儿丁一家可称是元代回回工程世家。通晓天文、经史、地理、水利的百科式学者赡思，撰有《重订河防通议》，是讲治河专著。回回医药在元代有广惠司和回回药物院掌理，当时的医药方剂情况未保留下来。明代无名氏撰《回回药方》三十六卷，不知是否是元代回回医药的记录。

不谈元代回回在文学书画方面的成就，就看不到元代回